



(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征文第一集)

突击队员

新华日报编辑部编

9
8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征文第一集)

突 击 队 员

新华日报编辑部编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1/4 字数 44,000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41·623

定 价：(6) 二 角

編者的話

新华日报副刊从1957年底开辟“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”征文以来，已連續选登了不少来自工农业生产和文教战线上的作品。这里，我們选了二十三篇編成第一集出版。

自从党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綱要(修正草案)以后，江苏农村和全国一样，掀起了一个轟轟烈烈、万馬奔騰的生产高潮。城鎮各阶层人民也都在“实现四十条人人有責”的口号下，全力支援伟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設。农村的面貌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“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”的征文，就真实地、生动地、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的跃进面貌以及干部、群众为实现四十条而奋斗的先进事迹。选在这里的二十三篇作品，就从不同角度作了这种反映。

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，对全国农业发展綱要(修正草案)又作了修正补充。新华日报副刊“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”的征文还将繼續举办下去。我們在向讀者推荐第一集的同时，要求广大作者、讀者多方面地为“在实现四十条的日子里”征文写稿。

新华日报編輯部

1958.6.

目 录

老兽医	朱大賢 (1)
新来的社員	陆璧明 (3)
經理下乡	郭子潛 (6)
李大爹	孙 超 (10)
两队之間	张震峯 (13)
船	王立璜 (17)
修耙	姚国定 (18)
孙主任	凌 陵 (21)
突击队員	葛玉瑩 (25)
留宿	潘英乔 (29)
双喜临门	謝礼賢 (33)
春节的早晨	张震峯 (36)
激动的寒夜	江余水 (39)
小陈借鋤	徐桐葆 (41)
前年来过的刘大夫	刘爱华 (44)
张大媽当上了記工員	吳維生 (47)
春耕风波	王旭等 (50)
俺社里的广播	东 平 (52)
催芽	馥 其 (54)
咱們的王站长	孙 超 (58)
棉被护秧苗	金雪龙 (61)
把老伴說服了	鴻 涛 (64)
两个會計	李瑞雪 (67)

老 兽 医

江 浦 朱大賢

雪愈下愈大。猪圈里三十口肥猪，还在那里“呼呼”地哼着，声音愈来愈轻……。

我朝着通往区政府的大路上望着，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，心里焦躁得象热锅里蚂蚁一样。真糟糕，这个鬼天气，天又这么晚，兽医大概不会来了。

我在不久前，才接手饲养三十头肥猪。今天晚饭时，有一头猪突然倒伏在地上“呼呼”地哼个不息，咀角边淌出白色泡沫。不久，猪接二连三的象第一头那样倒了下去。

我不知道猪害的是什么病，一鼓劲奔到乡里，打了一个电话给区政府，接电话的是区上小通讯员，他告诉我区里兽医都下乡去了，顶黑时才有一个六十岁老兽医回来，路又远，雪地又滑，天又那么黑，说不定今夜赶到。虽然我苦苦叮嘱一定要请他来，但是外面这么厚的雪，就是小伙子也不易赶来呀！

已经一更天了，猪子哼声更微弱了，声音也更短促了，我想：“这下可砸锅了……”正当这时，听见了敲门声，我惊喜地跳了起来。

一开门，出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冻得一块青一块白。他顶着一只麻袋，背着一个包袱走进来，浑

身上下象一个泥人似地溅满了雪水和泥浆，显然，他在路上一定摔了好几跤。他就是我盼望着的老兽医钱龙凡。

我又惊又喜地忙着招呼妻子倒水，好让他洗把脸，他好象没有听见一样，焦急地说：“快领我去，病猪在那里？”

我们一起赶到猪圈里，三十头猪已经躺倒了一大半。还没有等我开口，老兽医不顾满圈烂泥，霍地将整个身子伏在泥里，把耳朵紧紧贴在猪身上。一会对我说：“是猪瘟病，还来得及救。”他打开包袱，拿出药针，一针一针地打在每头病猪身上。

我正在焦急地看着他治疗。突然，他象发现了什么，紧绷着脸，瘦瘪的指头指着猪躺的地方：“你看你还配做农业社饲养员，圈这么脏，草也不垫……这猪不是你家的，是社的，要靠它积肥增产的，知道吗？”这一说，我脸一下子红到颈子上，低着头再也不敢正视他一眼。

雪下得更大，风刮得更紧。我全身就象浸在冰窖里一样，脚也冻得麻木了。老兽医还站在那里，瞪着一双眼凝视着猪子，二条腿不停地颤抖，不时急促地咳嗽，一个弯腰，他身上发出“瑟瑟喳喳”的声音，雪水已经冻成了冰。“老钱，到我房里去歇一会吧。”我轻声地劝告。

“不，现在还没有见效，猪子不要了，”又是一次责备，我简直有点无地自容了，只好偷偷溜回家去，拿一条棉絮被在他身上。

三更天以后了，一大半病猪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食槽边，吃起食来了。地下还有五头猪子躺在那儿喘气。他又象

早先那样伏在地上，給它們又打了一針，蹲在猪子旁边，使劲地为猪按摩着……。

一头，二头……所有病猪都逐漸站起来了。这时他才轉过身来，噓了一口气。他那发紅的眼眶里，閃出了愉快的光芒。

“不要紧了。現在我要回去了，八点鐘前还要赶到大桥社呢。”他好象这时才記起淋过雪，拍拍身上，碎冰块“嗒嗒”地掉下来。他背起包袱，重新頂上麻袋，要走。

我再三留他也沒留下，真是太过意不去了。送他出村庄时，我說：“老錢，真麻煩你老人家，害你走这么远的雪路。”“不能这么說，我們都是为了……。”他伸出四个指头，比划一下，好象在說：“四十条！”

他走了，拖着沉重身子，跨着大步，几步一歪地漸漸隱沒入这白茫茫雪地里。我两脚踏在雪中，呆呆地眼看着大雪逐漸淹沒了他的脚印。

北风虽然吹得更紧，我的脸仍然那么燙乎乎的……。

新来的社員

苏州 陆肇明

說实話，当他刚下放到我們社里来的时候，我一点沒注意他。后来，当生产小队长向我介紹时，我才仔細打量他一下。在我的眼睛中，他瘦得象个猴儿，黃黃的脸皮，就象最近害了一场大病似的。我禁不住心中想道：“这样的人也想来干庄稼活，我看两三天准卷鋪盖！”

过了几天，他没有走。事实证明，我想错了。那天我們被分派在一起割稻，我一面割，一面冷眼瞧瞧他。只見他弯着腰，臉漲得通紅，左手抓着稻莖，右手握着鐮刀，在稻的根部用力地割，可是說什麼也割不断，反而把稻連根拔了起来。我禁不住冷笑两声，他却好象并未觉得似的，反而跑过来向我請教。我看他謙遜，不得已，做个样子給他看，心里却老大不愿意。

傍晚时分，我們歇工了。我看他滿头大汗，衣衫被汗水浸得透湿，困难地伸直了腰，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面笑着和我搭訕：“吃一碗飯可真不容易！”“怎么不是！”我冷淡地回答，心里却在說：“你現在可知道啦！”

到評工分的时候，我却吓了一大跳。看不出这么瘦的一个知識分子，竟然第一天就干了八个工分。我自己也不过才得了十个工分。这时，我又望了他几眼，看見他正坐在一条小板凳上，細心地用一条小手帕包扎那起了許多泡的手。我問：“痛嗎？”他笑着抬起头來說：“就会好的。”我們的眼光这才第一次碰上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对他的成見好象消除了一大半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我就起床了。早起，是我的习惯。我披了衣服，走出門，一面伸着腰，一面环視那一片白茫茫的、被薄霧籠罩着的田野。四周靜悄悄的，清晨的风向我吹来，怪舒暢的。突然，在这一层薄薄的象輕紗般的霧中，我依稀地看見前面有一个人在活动。我很奇怪，迈着步向那人走去。等走近了，我才看清，原来是他，是那个瘦小的人。他背向着我，認真地做早操。我沒作声，想悄悄地退去。也許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，他停住了。“是你！”我向他点了点头：“你早！”并要求

他繼續做完他的早操。他笑着亲熱地拉住我道：“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我正想找你談談呢！”他選了個地方，和我一同坐下，滔滔不絕地向我討教農業知識和收割、耕作的經驗。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。他靜心地听着，把它認真地記在一本小冊子上。我望着他那和藹的笑臉，看見他象上課一樣地用心，對他的一些成見，一下子都消除了。等我把他的問題一一都回答完後，他突然緊緊地拉住我的手道：“謝謝你，你真是我的好老師！”給他這麼一說，我反而臉紅了。

等到下地的时候，我才发觉他由于昨天劳动留下腰酸背痛的样子，及那双难抓东西起了泡的手。我劝他别下地了，干些輕活。他笑着说：“不要紧的，鍛煉鍛煉就能和你一样了！”我沒有多說，心里覺得他是好样的。

割稻的时候，他行动似乎很困难，仍旧干得很認真，看得出，动作比昨天熟練多了。这晚，他得了六个工分，我得了十一个工分。我看他脸上有慚色，安慰他說六个工分也差不多了。他却搖着头說：“話不能这样講，既然做个农民，就得象个农民。”我被感动得只是說：“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！”
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和他亲密起来了。我在農業知識上做了他的老師，在文化上我是他的徒弟，这更加深了我們的友誼。但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我对他漸漸地尊敬，漸漸地热爱起来了。一次，評分会上，小队长和孙福田吵起来了。这是常有的事，因为有些社員思想覺悟还不高，只顧多干工分，却忘記了質量，給評工分带来不少困难。他們正吵得不开交的时候，他站起来发言了。他很冷靜，把問題仔細分析給大家

听，还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问题。最后，孙福田也不争了，同意大家评给他的工分。就这样，渐渐地，他在我们小队里很有威信，可又十分尊敬小队长和大家。他，这个瘦小的人，就这样帮助队长，把我们平时最头痛的评工分会，弄得和和气气地进行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人家是最近才入了党；这次下放干部，本来没有他。人家打了十一次报告，才得到上级批准呢！

我知道了这些，对他更热爱了。我怕他只干了两三年就要回城去，心里有些着急。一天晚上，我按捺不住，问他：“你大约准备在我们这儿呆几年？”他握住我的手，笑了笑，反问道：“你看我能活几年？”我起先被他问得莫名其妙，接着便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高兴地摇着他的手道：“真的？你一辈子当农民，”他哈哈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！当然！你还以为我会回到城市里去吗？呵！不，不！告诉你，我所要回到的城市，是你们这里建筑起来的农业城市！”

我笑了，笑得那么高兴，那么快活。因为，我们两人永远不会分离了。

經理下乡

鎮江 郭子潜

天虽然晴朗了，但西北风仍旧呼啸着。

顧群挑着副貨郎担子，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，爬到草溪嶺的山背上，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歇息一会。說实在的，一个女

同志挑着五十来斤东西，在大风中赶着这么崎岖坎坷的山路，可真不容易。仗着顧群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庄稼妇女底子，除了爬山的当儿，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以外，肩上腿上到还没觉出怎么个累法。

說身子还没怎么累，还有一层原因。这就是她一出城門就象有一股劲在催促着她，心里激动得非加快脚步不行。这一带，她熟透了。半年前，她还是这里的副区长。自調到县里当百貨公司經理以后，半年多没再来过。这些日子里，她多么想念这些过去朝夕相見的人們和山林、田园啊！机关里学习“四十条”以后，她考虑：我能为四十条做些什么呢？問題刚提出，很敏銳地，一个答案就在她脑子中产生：广大农民为了实现四十条，掀起了冬季生产高潮，沒空进城、上街买日用品，这該使农妇們在家务上煩多少心啊！况且，公司的銷售計劃也难以完成！因此，她就发动大家把貨物送上山、拉下乡，送到农民的門口，就这样，她和同志們把貨物挑下来了。

赶到勤丰社的村头，人家都在吃飯。村子里到处堆积着屋檐高的稻草堆、肥料堆。老路給隔断了，她繞东繞西地进了村。

最先发现顧群的是社福利委員刘綿秀。她端着飯碗奔过来，一把拉住顧群往家里走，象多年不見的亲人一下遇見了那样亲热：“顧区长！我当是誰呢？先吃飯去！多少日子沒見着你啦！”顧群把担子放下，笑嘻嘻的說：“不忙吃飯、赶大家沒上地，先作‘生意’吧！”刘綿秀象才发现顧群挑来的担子似的，喜眉笑脸地嚷道：“唷！还带来这么多东西！衣裳料子、鞋面布、

袜子、針綫……噢！还有鉛笔、本子、橡皮……。”她一雙眼睛，帶着驚訝而又敬佩的眼光，望着顧群一言不發。好象在說：你这女貨郎到不差，怎么想得这样周到？顧群被她看得莫名其妙，嘆喟一聲笑了出來。這一笑，劉綿秀好象明白了什麼，回過身子就走。她挨着門喊道：“顧區長挑着貨郎担子送上門來啦！快帶着錢去挑拣去！就在村東頭！”還沒等她喊到村西頭，顧群的担子周圍，就站滿了端飯碗的人了。靜靜的山村，一下子就吵嚷起來了。

“顧區長！你調到那里工作啦？”

“顧區長就忘不了我們群眾，你看挑來的東西，样样用得
上！”

“大嫂！你快來看这块花布料子！”

“这下在夜校有筆用了！”

稱贊聲，問候聲，問價聲，評選聲，吵吵嚷嚷；人們擁擁擠擠。顧群只是笑嘻嘻的收錢，答复價格……。

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挑來的東西淨光了。沒買到的，笑着說：“顧區長，你不知道社里今年又丰收啦？挑这么点東西來怎么够賣？”這話立即遭到圍在顧群旁邊的人的反对：“你就是嫌鼻子挑眼的！顧區長還沒吃飯哩！”社主任王明撥開眾人，把担子挑起來就走，劉綿秀上來就奪，嚷着說：“我早就說好，在我家吃飯啦！”王明說：“我有個大意見要給顧區長提提呢！”顧群一聽有個大意見，心里摸不着個底，就到王明家去吃飯。

吃飯的當兒，王明說：“這當口，勞力可真是個寶，那有空進城買東西。男的還好說，那些婦女成天唧噥！”顧群笑着

說：“当社長的，也應該照顧一下才好！”王明也笑着說：“沒辦法，要完成今冬的生產任務，一個勞力也不能浪費！你別看她們噍喊！要是讓她們不干，可誰也不肯下來！……可你是怎麼想出這麼個好法子來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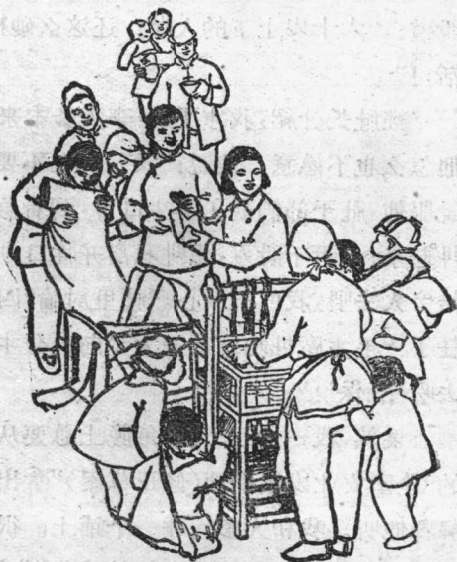
顧群笑着說：“實現四十條，人人有責！”

王明笑着說：“你責任沒盡到家哩！這次來只解決了生活問題，還沒有照顧到生產問題。社里要鬲呢，鉛絲啦、竹篙子啦，缺的東西多啦，可就是還沒抽出人來去辦弄。”

率直的批評，使顧群臉上突然發燒起來。

連忙說：“你們需要什么，讓我記下來。”說着，扒完了碗里的最後一口飯，向懷里拿筆記本。

“不必了，我們已開了個清單！”王明把一份單子交給顧群，顧群接過來仔細看了一遍，臉上露出了笑容，連說：“行，公司里都有，太陽落山前一定送到！”說着，不顧王明劝阻，迅速地走到門外，挑起担子，就往回頭路



奔。当她走出村口，远远地看见刘绵秀在河里鬻泥。刘绵秀一见就高声嚷道：“怎么，就要走！”顾群边走边高声答：“不！今天还要回来；今晚住在你那里好吗？”

刘绵秀喜出望外，连连喊道：“啊！我们等着你呐！”

李大爹

灌南孙超

社长分配我工作时，对我说：“你就在二队做饲养员吧，李大爹是快上六十的人了（五十六岁），一个人照顾着十多头牲口，实在忙不过来。”我一面高兴地点头，一面惊异地说道：“六十岁上下的人啦！还这么硬棒，能干这样繁重的活？”

经社长介绍，我才了解：李大爹本来应该享受“五保”，可他怎么也不愿意。他说：“我一保也不要保，身子挺好。”为了说服他，社干部们费了不少口舌，到着急时，他就会拉高嗓门叫起来：“说千说万，想叫我离开牲口办不到，再说，把牲口交给旁人去喂，我可不放心。”社里讨论“四十条”后，他更理直气壮了：“毛主席叫咱们放开大步向社会主义跑，你们倒硬叫我去吃‘五保’！”

果然，我一去，李大爹每晚上总要从床头仔细的把他新买的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修正草案）”拿出来，叫我逐条详细地解释他听。我和大爹同睡一个铺上。很快就相处得很熟，象一家人一样。起先他还客气的喊我“朱同志”，后来就直喊我

“朱奇”或“小朱”。

老人很健談，从他嘴里我学到了不少飼养牲口的知識，比如牛草要拌勻啦，飲水要按时啦……。一次，我正在一个小黑牛屁股后拾牛屎，他赶紧喊我：“你要注意这个‘黑霸王’！它翻脸不認人，一不留意，它就甩起尾巴向你脸上一抽。”他又指向一个鼻子上面有一片白毛的黃牛說：“这个‘尖白脸’力气最猛，脾气也挺坏，专欺侮同伴。喂草时要注意不要讓它搶食。”又拍拍他身旁的一头米黃色的牛說：“‘大黃犍’脾气最好，耕地肯卖力，不爱角斗。”“大黃犍”象懂得主人的夸奖，慢慢地抬起头，眯起两眼，用舌头舔了一下李大爹的袖头。就这样，李大爹根据每个牛的特征和性格，几乎都給起上了名。

就在那天半夜里，我被脚头的一股寒气冻醒，一伸腿，脚头空空的，发觉大爹不在鋪上了。我喊：“大爹！”

“嗯！”应声从牛棚里传来。我連忙翻身起床，披起衣服，走进牛棚，看見李大爹正蹲在槽边上，一面給牛加料，一面用拌草棍吓唬“尖白脸”。他看見我进来，就說：“在鋪上我听到‘尖白脸’粗吼着，起来一看，‘大黃犍’躲在一边，草全被‘尖白脸’給掘出槽外。”我赶紧过去把“尖白脸”的繩扣紧，帮他喂好“大黃犍”，才一起回到鋪上。他一面上床，一面严肃地說：“牛是农家宝，冬季里你不照料好，掉了膘，明年开春用着它时，可就晚了。”的确，在他精心护理下，十多头牛个个膘滿肉圓。

西北风一連尖刺刺地吼了几夭，接着就飘起雪花来了，河

里的冰足有二寸厚。尽管天气很冷，我仍然每天随着李大爹五更头就起身，忙着打扫牛铺，刷理牛身……。一天早上，我端了一盆水，准备去飲牛。刚到槽跟前被大爹撞见了。他忙阻止道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不能拿冷水飲牛。来，咱俩来热点温水。”他和我忙着烧水，又温和的对我说：“牲口是不知冷热的，全靠人照应，饲养员应该象妈妈照顾小孩那样。”

我們正談着，忽听牛棚里一陣騷动。我和李大爹赶紧跑出去，只見“黑霸王”竖起两只耳朵，圓睜着两眼站在牛棚外边。原来，繩繩被它掙断了。当它发现我們要去牵它，就将前蹄一縱，来个急轉身向雪地跑去。李大爹也紧跟着追出去。我回身把灶底火熄灭了，也急忙追去。

离牛棚不远就是个大汪塘，汪里封着一层冰，冰上被雪一盖，和平地一样。“黑霸王”不晓好歹，一下子滑进塘里去了。只听“咯嗒”一声，牛掉进了冰窟，并且越滑越往里去，白茫茫的汪塘里只露出个牛头来。我一时急得手忙脚乱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李大爹却坚决、毅然地一縱，跳进冰窟里去，抓住了牛繩。

“李大爹！”我惊叫起来。他嘴里打着顫說：“快，快！拿……拿，拌草棍！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赶紧从牛棚里拿来两根拌草棍，于是他在水里，我在岸上拼命的打破冰块。李大爹这才順着破开的冰路，淌着水，牵着牛，走近岸来。我伸开双手想抱他上岸，他大叫道：“不要管我，快把牛……。”他的上牙打着下牙“嗒嗒嗒”直响，說不下去了。

我只得順从他拿过牛繩，迅速地牵到牛棚里，又急忙跑出

来，迎面看见李大爹也爬上来，整个下半身都已湿透，棉裤脚直向下滴水，两只满是泥污的光脚板“沙沙”的在雪地上移动着。原来他的一双毛窝子已陷进汪塘底去了。我急忙提醒道：“大爹，脚！”

他象是根本没有听见，一直冲进牛棚，看见“黑霸王”浑身直抖，心痛得直掉泪，一把摸过刷子去刷牛身上的水，转头吩咐我：“快把锅里的温水弄来！”

牛身上的水刷干了，温水也喝足了，“黑霸王”停止了颤抖，李大爹才摸摸两只冻紫了、僵硬脚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把他揩起，跑到我们住的房间里，把他放在铺上，又赶紧架起木柴，升起火。

我一面给他烤棉裤，一面关切地说：“大爹，你冻坏了吧？”他把两只冻得麻木了的脚向火头上伸伸，微笑着说：“牛总算救出来了，心里舒坦，挨点冻算不了什么。”

他说得这么平淡，这么无所谓，与他为牛着急的情景对比之下，好象压根没有发生这么一回事一样。

两队之间

铜山 张震峯

很晚才散会。

第二生产队长黄玉文，煞煞腰带，搓搓手，轻快地走着。他心里甜滋滋的。生产大跃进，二队选为丰产队，今年产量比去年要提高一两倍，赶过全社任何一个队——他盘算着：每